

詞曲通義

任中敏編



823.1

915

2

詞

曲

通

義

任中敏編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63 2716 8

A415406



詞曲通義

目次

一	大意	一
二	源流	三
三	體製	六
四	牌調	一二
五	音譜	一七
六	意境	二四
七	性質	二九
八	派別	三四

九 餘意……………三七

十 選例……………三九

溫庭筠菩薩蠻

二首

徐再思梧葉兒

二首

李煜虞美人

鄧玉賓叨叨令

李煜長相思

關漢卿大德歌

韋莊小重山

貫雲石塞鴻秋

晏幾道鷓鴣天

歐陽修蝶戀花

白樸寄生草

馬致遠撥不斷

秦觀望海潮

周邦彥瑞龍吟

馬致遠夜行船套

蘇軾念奴嬌

辛棄疾賀新郎

張可久凭闌人

張可久紅繡鞋

任昱紅繡鞋

岳飛滿江紅

李清照聲聲慢

姜夔翠樓吟

吳文英鶯啼序

王沂孫齊天樂

喬吉水仙子

查德卿一半兒

王和卿醉中天

汪元亨醉太平

王實甫西廂記三本次折

詞曲通義

一 大意

研究學問，雖以分析細密爲貴，但學問本身有時乃整個的，若經不適當之分析，每每流爲破碎，不能作鳥瞰，不能得概觀，根本意義固易於遺忘，部分主張又易於偏頗。如詞曲同爲合樂之聲文，同有由詩由詞蛻化遞變之歷史，體調則小部分相同，大部分相類，二者關係之密切，殆難縷盡。雖音樂文字，性質有殊，歌者、詠者，不能強其兼顧，而研究詞曲之學者，則不宜於二者之間，再分割鴻溝，顧彼而遺此也。故『詞曲通論』之要，實有過於『詞曲專論』者矣。

大概詞與曲合併研究，乃益得詞之用；曲與詞合併研究，乃益得曲之體。常人看詞，以爲無非嘲風弄月，感時傷世，一人之言，一人之感居

多；而不知詞在昔時，固曾做到與今日之戲曲同一作用者，其言其事，並非僅涉一人而已也。常人看曲，以爲是金元人之創格，爲先代所未有；而不知其作用雖因文衍聲，因聲致容，粲然大備，爲詞所不及，若論其體製，則宮調、牌名，聯套數，演故事等等，固無一不種遠因於詞，無一不具芻形於詞，無一不從詞中轉變增衍而出也。常人以爲詞與曲同爲長短句，同爲抒情寫怨之小品文字，上與詩文別，下與小說別，若其詞與曲之彼此間，應無甚別也；而不知在風格上與作用上，二者適處於剛、柔、深、廣，相反相對之地位，有過於詩與詞間，曲與小說間之爲別也。

將詞與曲作合併之研究，但求兩方面之通解，而不涉及專論，且意取要而辭取約，俾學者於最短之時間，得最精之通義，是此篇之大旨也。茲分源流，體製，牌調，音譜，意境，性質，派別，七端以立言；不盡

之義，列爲餘論；並選名作三十二首，以爲例證。

二 源流

詞源於詩，而流爲曲；曲源於詞，而流爲小曲，爲亂彈、戲文——此詞曲源流之顯然者也。顧詞曲皆合樂之韻文，先有音樂，後有文字；樂成而文始生，樂變而文亦變。其所以成者，卽其所源，其所以變者，卽其所流。唐之中葉，邊地胡樂，漸入中土，當時所盛行之七言絕詩樂府，至是大受影響，混和雜揉，而另成新音，非七言絕詩之文字所能附，於是歌者詠者，均按新譜，多填實字，以傳泛聲，而長短句興矣。詞樂傳入金元。不合於異族之聲，不諧於北人之口。顧彼族初又本無何種樂府體裁，而長短句之制，則吻合語調，南北無間，於是變其聲音之柔曼，而沿其句法之長短，詞乃流而爲曲矣。曲樂旣成於北人，自然又

不諧於南人之口；南人之詞樂雖久已衰，而未盡淪廢；調和於宋詞元曲之間，而別成一格，於是乎有南曲。元人入主中華，勢在北人，故北曲盛；朱明取而代之，治權重還吾漢族，勢在南人，故南曲盛。曲之流行，遍於民間，民間變其聲詞，以暢情思，於是乎有小曲。曲有雜劇、傳奇，而吾國戲劇之體始粗具；但至明季，聲音祇囿於崑腔，過於和雅平靜，不能賅括人情，於是海鹽、弋陽，殊方而異樂，特論戲劇之製，則雖後至皮黃京戲，亦仍淵源於元明之劇曲耳。

論文字之源流：詞有詩人之詞，有詞人之詞，有伶工之詞；曲有曲家之曲，有文人之曲，有民間之曲。詩人之詞源於齊梁樂府之『靡』，五七言絕句之『逸』。『靡』者漸成詞之『婉約』；『逸』者漸成詞之『空靈』。至詞人之詞，則專趨『婉約』一途，由『凝重』而入『晦滯』，以至於不可通、不能進之境。曲家之曲，始也出於創造者多，不源於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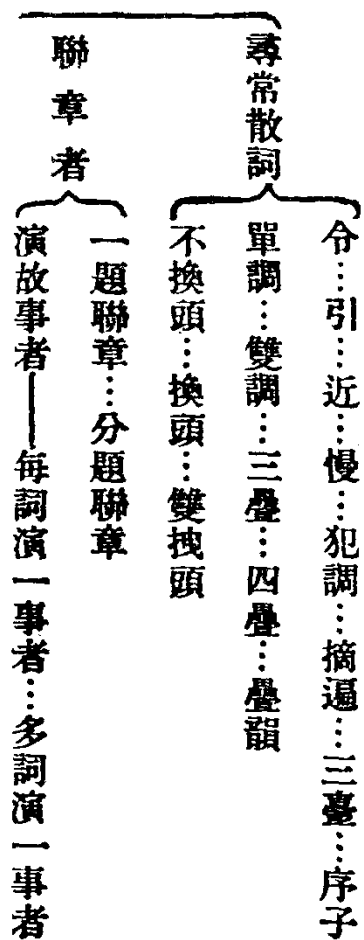
人之詞，而轉與詩人之詞相近。元人小令，與唐人絕句，五代小詞，每多沈澁一氣者，是其證也。至於明人，南曲濫作，盛行『南詞』，蓋隱以南宋之詞，爲曲之源本，在詞已屬不可通、不可進者，而曲乃拾其餘慧，曲於是大弊矣。至於清人，一洗元明之粗獷瑣陋，無論傳奇、小令，要以雅馴出之，所謂『文人之曲』興，而曲之全神，亦終不能復矣。至於伶工之詞，不必皆作於伶工，多由文人作之而付與伶工，以成其聲者，急就之章，本不以詞重，於源流無甚關合。若民間之曲，轉與曲家之曲，同一當行。元時倡夫綠巾之作，固不能與伶工之詞同一漠視，而許多無名氏之篇章，尤占有重要地位，俱亦足以表見曲之創造精神也。夫詩樂不能通於民間，而詞樂與詞乃興；詞樂無所合於民間，而曲樂與曲乃興；北曲不能遍於民間，而南曲乃興。『民間』者，樂府之所居也。『民間』變則樂府亦必變。『民間』又因時間而變，此音樂文字所以各

有其時代；時代所以與文學之源流有關者，卽以民間之故也。

總之：論詞曲之源流，音樂在先，文字在後。於人有士大夫與民間之關係，於地有南與北之關係，於政治有漢族與異族更迭爲主之關係，均不可忽。

三 體製

詞曲體製，由簡入繁，殊爲紛雜。茲列兩表以賅之，可以各見其演變之迹，並便於詞與曲間作種種比較。



詞人 大遍——法曲：大曲：曲破

成套者——鼓吹：諸宮調：賺詞

雜劇詞——用尋常詞調者：用法曲者：用大曲者：用諸宮調者

曲

小令——帶過曲——北帶北：南帶南：南北互帶

集曲——兼集尾聲者：不集尾聲者

演故事者——同調重頭：異調間列

尋常散套——南北分套：南北合套

曲套數——重頭加尾聲

無尾聲者——尋常散套無尾聲：重頭無尾聲

一折：二折：三折：四折：五折：六折

雜劇——有楔子——一用：再用

用北曲：用南曲

院本
傳奇
時劇

表內有數種體製名稱，普通不常見者，茲略釋之——

詞中『摘遍』，乃宋人從大曲之許多遍內，摘取其一，單譜而單唱之，遂離開原來之大遍，而爲尋常之散詞矣。如薄媚摘遍乃摘取薄媚大曲中入破第一之一遍是也。

『序子』乃詞調中之最長者，四疊，其拍節破碎，今祇傳鶯啼序一調而已。

『疊韻』乃將尋常雙調之體，用原韻再疊一倍，成爲四疊也。如晁無咎之梁州令疊韻，四疊，一百字，乃將晏幾道二疊五十字之梁州令加倍而成者。

『雙拽頭』乃三疊之慢詞。前兩疊短。而彼此句法完全相同，不啻乃第三疊之雙頭焉。如瑞龍吟是。

『法曲』，『曲破』，『大曲』，『鼓吹』，『諸宮調』，『賺詞』，『雜劇詞』等，看宋史樂志，武林舊事，欽定詞譜末卷，宋元戲曲史第四章，及宋大曲考等書。

曲中『摘調』，乃從套曲中摘取某一調聲文並美者，單唱之如小令也。『重頭』乃用同調之曲，重複作數首也。

小令內演故事之異調間列一種，指如王曄雙漸小青問答而言。見樂府羣玉內。用數調間隔排列，而便於文字中設成問答，彼此代言，以演故事也。

『院本』看宋元戲曲史第十三章。『時劇』看納書楹曲譜及絃索調時劇新譜。

觀於上表，可知詞與曲之體製之間，有五種關係，應注意者——

(甲)確是一體，曲由詞變者。如詞之尋常散詞，與曲之尋常小令，詞之成套者，與曲之套數等，最爲顯著。卽詞之犯調，與曲之集曲，詞之聯章，與曲之重頭等，亦此一類，不難由比較而得也。

(乙)並非一體，而極相當者。如詞中大遍，則當於曲中套數；詞中雜劇詞則當於曲中雜劇傳奇；詞中摘遍則當於曲中摘調等皆是。

(丙)僅是一體，詞曲難分者。此種專指諸宮調與賺詞兩種而言。

因二者發生，確在宋時，故前表中姑列在詞之範圍以內。實則宋時諸宮調失傳，所用究竟是尋常詞調與否不可知，而金元以後之諸宮調所用，乃詞曲雜揉之物，今日既不能言詞專有諸宮調，亦不能言曲專有諸宮調也。賺詞一種，體制首尾，調名字句，無一不似元曲，則其去詞甚遠可知；但元曲牌調中，又絕無賺詞所用之諸調，殆亦兩無所歸，而進退失

據者也。

（丁）由詞變曲，其體發達者。如詞之成套，變爲曲之成套是。詞中大遍，無論法曲，大曲，皆有散序，歌頭，卽等於套曲之散板引子；大曲之有殺袞，卽等於套曲之有煞尾。故法曲、大曲雖爲一調之多遍相聯，實已確具成套之形式；質言之，卽套詞之一種也。故套之在詞，初爲一調多遍者，旣爲一宮多調者；將變成曲，則諸宮調亦可聯套；已變成曲，則一套中有借宮之製；再進一步，則南北殊聲者，亦可聯合而爲套矣。

（戊）由詞變曲，其體退化者。如詞之尋常散詞，變成曲之尋常小令是。蓋在詞中，凡體調雙疊，三疊，四疊者，必不容割去下疊或下數疊不填；一至曲中，則雖有么篇或么篇換頭，嚮例略而不填也（惟有少數例外）。故詞調有二百餘字極長者；至曲調則除增句格，帶過曲，或

集曲外，大都不滿百字。前後相較，顯然退化也。

凡此變遷消長之間，所發生之異同繁簡，各有程限，亦各有原故，求詞曲之通解者，不可忽焉。

四 牌調

因詞曲爲純粹合樂之韻文，音樂方面既有音譜之成立與變化，故文字方面亦有牌調之成立與變化。詞樂既亡，詞樂與曲樂間之沿革，遂難詳考；但詞之牌調，固完全存在也，則與曲之牌調一經比較以後，詞樂與曲樂間之關係，亦可以得其大概矣——此牌調不可忽視者一也。更舍去歌唱，而祇專從文字方面之吟諷以言：詞曲乃極講聲律之韻文、美文，不但合樂以後，歌唱美聽，卽不明音譜，不能歌唱之人，祇調之於唇吻喉舌之間，曼聲諷誦，亦每覺有一種諧和圓融，足以激增情感者。倘作

詞曲而不合牌調，卽是根本上遺棄詞曲之特長；倘讀詞曲而錯其句讀，戾其平仄，則並詞曲之形體而毀滅之矣，尙何詞曲之可云——此牌調不可忽視者二也。

杜文瀾刻詞律，附詞律拾遺，共載八百七十餘調，一千六百七十餘體，可以假設爲詞調較備之數；若欽定詞譜之二千三百二十六體，歷代詩餘之一千五百四十調，均靠不住也。北詞廣正譜載調四百四十七，南詞定律載調一千三百四十二，合計一千七百八十九調，可以假設爲曲調較備之數。但從杜書以後所發見之宋元詞集中，可以補出不少新調；益以明清詞人自度之新腔，則將詞調補足一千之數，殊非難事。而元人曲調，後世譜書所失載，如見於永樂間諸佛名歌等書者，已經可數；明清人傳奇中之新犯調，新集曲，爲已前譜書所無者，益不勝枚舉，補足曲調至二千之數，或亦在意中也。然則詞調與曲調之數目，大概爲一與二。

之比也。

詞曲牌調繁衍之迹，不甚相同。詞調繁衍途徑有五：（一）乃由繁入簡，先有大曲，然後有法曲，有摘遍，有慢詞。（二）乃由簡至繁，先有小令，然後有引近，有慢詞，有序子。（三）乃譜拍間之變化，如小令之有添聲，偷聲，減字，促拍，攤破等；令、引、近、慢間之有犯調，集調等。（四）乃自度腔，知音者率意吹管成腔，然後填詞。（五）乃自製腔，善文者率意爲長短句，然後製譜。曲調繁衍，南北情形不同：北曲不過三分之一淵源於古曲與宋詞，其餘三分之二皆屬創造；南曲則三分之一源於宋詞，三分之一源於北曲，三分之一出於集曲。至於今後，詞樂既亡，如清人之用集曲辦法來集詞調者，殊覺無聊；集曲之法，惟南曲在崑腔之中，尙能沿用不輟耳。

詞調與曲調間之變遷，其顯而易見者，約有九種：（一）名同調同，

曲借詞用，絲毫不變者，如點絳脣，太常引等是。(二)名同調同，而詞易爲曲，頗有變動者，如醉花陰，在詞每片句法爲七五五四五，在曲則爲七七五四五三三七。(三)名同調異，而曲中借名之由，一時無可尋跡者，如醉落魄，感皇恩等是。(四)名相同或相似尙可見，而調之同異已不可知者，如詞中大曲有降黃龍之前袞，中袞等名目，而調已失傳，不知與北曲中之降黃龍袞同異若何。(五)名異調同，曲借詞用，僅換一名者，如曲之柳外樓卽詞之憶王孫等。(六)名異調同，而曲中略增格律者，如曲之一半兒亦卽詞之憶王孫，惟末句增作九字句，且必作『一半兒』云云之格耳。(七)名異調同，而曲中略減格律者，如曲中也不囉卽詞中喜遷鶯，但減去換頭不用耳。(八)名既相似，而調確有關者，如曲之搗白練與調之搗練子，起處同爲三言兩句。(九)名雖相似，而調並無關者，如詞之撥棹子與曲之川撥棹，詞之三臺，伊州三臺，與曲

之鬼三臺、耍三臺等是。

詞曲形式，所異於他種韻文者，有三點：（一）乃句法長短，（二）乃平仄和諧，（三）乃叶韻自然。此三者皆表現於所謂牌調中。句法既長短不齊，乃與語調接近；平仄既和諧，叶韻既自然，乃於抑揚頓挫之間，搖曳生姿。唐人短調，多用單數字之句，三言，五言，七言；間有一二雙數字之句配置其間，極爲勻稱，尤見諧婉，而宜於諷詠。至於宋人慢詞，則字數、句數，俱多駢偶，不合語調，文字遂爾艱深，而詞之生氣，乃漸薄矣。及元人之曲，句法之長短，陡然發達，且越過唐人短調；更大興襯字與一韻到底，平仄互叶之制，不但吻合語調，流利生動，且於起落振盪之間，極盡排奐馳驟之趣，迥非宋詞長調所能及矣。但易北爲南，則又入宋詞長調窠臼。集曲盛行，擗擗堆嵌，益覺餽釘破碎，音樂方面容有所取，文字方面終難振拔矣。其故誠不僅由於調式，

而調式與音譜、文字間之關係，固展轉相生，互爲因果也。

更有一通義，無論填詞譜曲不可不知者：詞曲之作用，原均在唱；不能歌唱，而祇吟諷，則遇拗句澀腔，輒覺不諧；惟拗句澀腔，調於唇吻之間，頗有別趣，每得不諧之諧，特不能人人強同耳。拈調填詞者，果好其調則用之，不好則不用。若既用以後，於昔人歌唱之諧，與夫體式之要，必須一一還其本來，不容隨意改抹，甚至蕩廢滅裂。固不必遏阻目前一己之快，以遷就古人過去之體，亦不可混亂古人已成之體，以逞自己一時之快。不好之則不用之可，若用之而復亂之，終不足爲訓矣。

五 音譜

詞曲之特點，既在合樂，而樂之表示，端在音譜，故音譜一層，甚爲重要。詞曲事業之全部中，音樂與文字，實各占其半。欣賞詞曲者，可

以僅取文而舍音，或僅取音而舍文；若在研究詞曲者之意識中，則音譜與文字，固不應有所軒輊輕重於其間也。惟文字乃通業，而音樂乃專藝；擅長專藝者太少，故自來從事詞曲者，率勤於文而忽於音，音於是乎將廢，殊可惜也！

音譜方面之重要情形，約有五點：（一）詞樂全亡，今日所知者太微，不能追復。（二）曲樂祇傳崑腔，元人曲樂亦亡，今亦難追。（三）崑腔之作用，不僅僅及曲，而且及詞。（四）崑腔之大概，及今後之宜加保存，勿令與宋樂元音同一淪亡。（五）詞樂曲樂之宮調，原於燕樂，而逐代簡省，至於崑腔，習用者僅九種宮調而已。茲將關於此五點者，撮陳大要如次——

昔人於音譜，僅作口傳耳受，不筆之於書，於是許多古樂譜，均隨時代以亡，不能流布後世。宋修內司有樂府渾成集之輯，一百二十七冊之

多，分五音，十二律以類次當時各種音譜，腔字板式均完備；惜其書失傳，自唐至北宋之詞樂，乃完全無考。南宋詞樂，有姜夔白石道人集所載之譜，與張炎詞源所載之音譜，拍眼諸說，可以省辨一二。但姜譜誤於傳寫，難於通譯，張說過於簡略，無從應用，故詞樂終於不復。茲據張及其他宋人之說，列一簡表如次，略示梗概——

名稱	創始時代	唱名片	數	樂器	拍具	聲音	音	譜	拍	眼
令	唐	一或二							四指勻	
引近	唐	小唱二		簫	簫		有頓而不疊		六均	
慢曲	唐	小唱	大頭曲二 疊頭曲三	簫	以手	清圓	有大小頓大小住 掣拽等字頓不疊		有打前拍打後拍前九後十一 除去四豔拍則前後八均拍	
三臺	宋	三							慢二急三共三十拍	
序子	宋	四			拍板				其拍頗碎	
法曲	唐	與大曲相仿	倍四	頭管	以手	清越	稱停聚慢調停音		與大曲相類散序無拍歌頭始 拍中序正合均拍	

大曲	唐	曲破	十至二十	倍大	以手	流美	同法曲	每片不同前袞中袞六字一拍
纏令	宋	唱賺	首尾成套	倍六	以手	流美		多用序子之拍
諸宮	宋	嘌吟		頭管	拍			
調	說唱			兒手	調			
				鼓				

觀於此表，可知以音譜、拍眼等爲別，則南宋之時，在所謂詞曲範圍以內者，實有九種不同之體裁，大可注意也。

元曲盛行之時，宋詞已升至大樂之地位；當時祇有天仙子，蝶戀花等十餘調尙傳唱。觀楊朝英陽春白雪所載可知。南曲盛行以後，北曲又漸如宋詞之絕響。元時南曲，如琵琶記等，猶用弦索，以爲正音；明人唱南曲，乃改用笛管。直至正德間，金元雜劇與南戲之唱法猶傳（見何良俊三家村老委談）。嘉隆之際，魏良輔創成崑腔，風靡一世，元人之南北曲唱法，都爲掩蓋，而遂寂然遏滅，及今雖求如宋詞之姜譜張說者，

以供考證，並不可得矣。惟崑腔亦非赤手空拳所能造成者，其中必有若干部分因襲於元樂；徒以元樂如何，毫無所知，今日雖欲就崑腔內辨別出之，竟無從着手也。

崑腔始興，僅用於當時新製之傳奇散曲；自後漸將前人之南曲，前人之北曲，亦皆譜成崑腔，其勢乃大盛，與其先後同時所作之海鹽弋陽諸腔，均不能抗，於是自明之嘉隆，至於清之乾嘉，三百年間，吾國之樂府一席，惟讓崑腔獨占耳。明季猶無正式譜書。清康熙間，呂士雄等編南詞定律，僅及南曲；乾隆間，周祥鉦等編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不但南北曲調各具譜拍，並宋元詞調，亦羅列大半，演成崑腔，此可謂崑腔極盛之業矣。後來許寶善編自怡軒詞譜，謝元淮編碎金詞譜，卽就九宮大成譜取材，而加以改訂者。惟以崑腔唱宋詞，在崑腔固無所不可，在宋詞則終覺不倫不類，不足爲訓耳。

崑腔之音譜，卽所謂腔格也，分主腔與小腔兩種。主腔因調而異；調之句法、四聲，各各不同，故主腔亦不同。大概平聲以本爲主；上聲自低而高；去聲自高而低；入聲與平聲同。小腔所以聯絡主腔，曼聲應拍。崑腔之拍眼甚複雜：板有正、贈兩種；正板又有頭、腰、底三種；眼有中、小兩種。其應用也，有無板之調，有散板之調（卽每句斷處有一底板而已），有一板一眼之調，有一板三眼之調，有一板三眼而又加贈板之調。各調中正板之數有定，其地位因句中字數而異。崑腔之歌唱也，每一字有吐字，收聲，歸韻，三種階段；其間有種種口法，要將其字之四聲、陰陽、清濁，完全表示正確而後已。蓋吾國字音，欲說得準，近有所謂國語；欲唱得準，早有所謂崑腔，其他京調、小曲，以及外國樂譜中之唱歌等，皆不足以語此。此崑腔所具之特點，國人語言文字之聲音一日不改，崑腔有保存一日之價值也。惟其音調祇是平和純雅

而已，雖北曲兼用乙凡二首，而又不用贈板者，亦未見其如何『健捷激裊』，與『惆悵雄壯』也。況人情時有遷變，今之人情已非崑腔之所能感發，其應有之時代已過，今後惟有從事國樂之人，應負其永久流傳之責；勿令與宋詞元曲之樂，同一淪廢耳。

論詞曲宮調之源流與沿革，則大概如下：古代製樂之初，理想之全聲，乃以十二律乘七音，共有八十四調之多。後世省聲，僅以十二律乘四聲，得四十八調而已。宋之燕樂，又獨選夾鐘爲律本，四音各得七調，共二十八調而已——此卽宋詞宮調之本也。惟宋詞於二十八調中。祇用七宮十二調，共十九調（正宮，高宮，中呂宮，道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商調，越調，般涉調，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至金元北曲，則僅存六宮十一調，共十七調（比宋詞十九調少高宮，中呂調，正平調，仙呂

調，黃鐘羽，而多出角調，商角調，宮調。至元明南曲，則十三調（比宋詞十九調少高宮，道宮，及中呂調以下五調，而多出一羽調）或九宮。至崑腔，南北兼有，亦祇餘六宮十二調共十八調（比宋詞十九調少高宮，中呂調，正平調，仙呂調，黃鐘羽，而多出羽調，商角調，宮調，角調），而常用者不過九調（正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大石調，雙調，商調，越調）而已。

六 意境

詞之意隱；曲之意顯。隱者必需揣摩，一經揣摩，容易誤會；顯者可免思索，但不加思索，又容易忽略。誤會者失之太過，是厚誣作者；忽略者失之不及，是深負作者。看他人所爲之詞曲，若不能得其適當之度，真實之境，則自己之作，必亦難於入彀，故意境一層，不可以不省。

焉。意境之於詞，較曲爲尤要，茲先述詞之意境——

詩中六義，詞得其風與比、興者多，而曲得其賦與雅、頌者多。三百篇之所以爲吾國韻文之極軌者，不必以其六義也，而實以其六義之外之一總義，『真』是也。故後世繼起之韻文，雖用比、興之法，倘情志浮僞者，比、興終不足以增其一毫之價值也。唐五代北宋詞，皆未嘗失真。至南宋，乃不盡然；但亦不過辭甚於意而已，並未祕奧其體，而矜炫其事也。元明乃曲之時代，詞殊不昌。清人爲學，雖能核實，而凡事求尊正統，每每反而失之偏謬。自張惠言等所謂常州詞派者興，而詞之意境，究竟如何，遂成問題矣。張氏曰：『詞必合風、騷之體，用比、興之法；不然，則蕩而不反，傲而不理，枝而不物』。所謂『蕩』與『傲』與『枝』，誠然乃詞家之三弊，但濟此三弊，一『真』字已足。若於風、騷、比、興，泥以『必合』『必用』，則於三弊之外，又將多一『泥而』

不化』之弊也。後來周濟變其說曰：『夫人感物而動，興有所託，未必咸本莊雅；要在諷誦紬繹，歸諸中正。辭不害志，人不廢言，雖乖謬庸劣，纖微委瑣，苟可馳喻比類，翼聲究實，吾皆樂取，無苛責焉』。又曰：『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又曰：『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蓋馳喻尤貴能比其類，翼聲要必先究其實。如此雖卑近亦可取，較之高遠而不擬其類，深美而不符其實者爲佳也。因是知詞法分明有並立者兩種在，卽『有寄託』與『無寄託』是，且無所謂『初學』與『學成』之別也。周氏之旨，自較通達，必如此然後詞方不至於泥而不化，不至於失真，不至於墮入隱語、謎語之惡趣，而詞之意境方得保其真實與自然也。

確定一詞之意境，有三準則焉：（一）乃作者之身世，（二）乃全詞

之措辭，（三）乃詞外之本事。常州詞派謂溫庭筠之菩薩蠻與離騷同一宗旨，但考溫氏並無屈原之身世，而此詞又無切實之本事，則『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絕非離騷初服之意，僅不過因鷓鴣之雙飛，製襦之人乃興起自身孤獨之感耳，與上文弄妝遲懶，花面交映之旨實一貫，此就全詞之措辭，可以定其意境者也。又若辛棄疾菩薩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鷓鴣愁聞，若謂僅尋常之鳴禽興感，則以副上文之行人多淚，長安可憐，豈不太覺淺率？顧當時金人確有在造口追逐隆祐御舟之事實，然後知作者感慨之所在，而可以定此詞之意境矣。至於羅大經謂鷓鴣之鳴，乃指恢復之業行不得也，又未免過矣。故擬定一詞之意境，必於以上三種標準均無所礙，方屬可信；若三者有一於此爲不合，則未容強有所執也。

曲中意境明顯，雖不成問題，但亦有兩層，必須注意：第一，元曲中

每有讀去覺其平庸無味者，或過於真率，嫌其淺陋者，或因有方言俚語，不知其用意何在者，若放開主觀，或略加細心以後，則所感便自不同，此等處不可深負古人也。第二，曲既盡情直述者多，而不尚比、興，故有嘲罵，而無諷刺。乃至明人，好藉傳奇之體，作個人尋仇洩恨之具，大者文禍一旦而興，小者疑案百年不決；於是清明坦蕩之文章，一墮而入邪魔惡道，元人之天機一片，嫵媚爛漫之姿，真切淳厚之志，至是乃戕斲殆盡，而曲乃於斯大敝矣！

總之：無論何種文字，皆所以達意，皆貴達作者真意。詞雖尙沉鬱頓挫，有不能不吐，又不能盡吐之勢，要其所吐與所未吐者，確有意境在，確祇有一種意境在，則可以斷定也。曲既是明白說話，則更宜保其真樸而勿墜，又何必荆棘橫生，機械百出歟？至詞曲之意境，所以有隱顯之判，截然不同者，亦其性質使然，可以參閱下節。

七 性質

詞。靜。而。曲。動；詞。斂。而。曲。放；詞。縱。而。曲。橫；詞。深。而。曲。廣；詞。內。旋。而。曲。外。旋；詞。陰。柔。而。曲。陽。剛；詞。以。婉。約。爲。主，別。體。則。爲。豪。放；曲。以。豪。放。爲。主，別。體。則。爲。婉。約；詞。尙。意。內。言。外；曲。竟。爲。言。外。而。意。亦。外——此詞曲精神之所異，亦卽其性質之所異也。

詞。合。用。文。言，曲。合。用。白。話。同一白話，詞與曲之所以說者，其途逕與態度亦各異。曲以說得急切透闢，極情盡致爲尙；不但不寬弛，不含蓄，且多衝口而出，若不能待者；用意則全然暴露於詞面，用比、興者並所比所興亦說明無隱：此其態度爲迫切，爲坦率，恰與詞處相反地位。爲欲極情盡致之故，乃或將所寫情致，引爲自己所有，現身說法，如其人之口吻以描摹之；或明爲他人之情致，則自己退居旁觀地位，以

唱歎出之，或以調侃出之：此其途徑爲代言，爲評贊，又皆詞之所不有者也。

更詳言二者內容之一深一廣也，則有四點——

第一，詞。僅。宜。抒。情。寫。景，而。不。宜。記。事，曲。則。記。敘、抒。寫。皆。可。蓋尋常詞中，一經敘事，輒覺義止於事，有傷淺直，雖特殊之工者，其言外之意，亦終不如融情化景者之厚也。詞不但不能敘事，並議論亦不能多發，多發則易流於野放，而不見婉約沉鬱之致矣。惟曲不然：雖小令中，亦有演故事者，並不需有科白以爲引帶，但曲文本身，儘可紀言敘動，初無害於其文字之工耳。

第二，詞。僅。宜。於。悲，而。不。宜。於。喜，曲。則。悲。喜。兼。至，情。致。極。放。韻。文。之內容，莫大於抒情，顧詞之爲詞，非意內而言外不爲工，而歡樂之情，每每言外卽無他意可屬。大概詞中一爲情意欣喜之篇，頌禱揄揚之作，

輒覺不耐咀嚼與尋繹，勉強爲之，不礙體韻，卽傷氣格。此所以大雅之詞集中，必不多存壽詞，不僅以其爲酬應之作而少之也。至於曲則不然：得機趣者卽爲工；玩味曲者，亦絕無待於咀嚼尋繹。機趣相投，一觸而得，愁固隨以蹙額顰眉，歡亦從而手舞足蹈。惟其言歡誌喜，亦初無害於文字之工，然後慶祝、頌贊，乃亦成曲家可以有爲之事矣。且元代曲家，志趣大抵樂天，雖極頹唐、極危苦之境，亦必以極放曠、極興會之語出之。滿紙豪情萬丈，令人神旺。故推崇詞體者猶可以藉源本風騷爲辭，若推崇曲者，則獨不可以此爲附會，蓋曲之內容，實有一種絕對樂天之旨趣在其中也。

第三，詞僅可以雅而不可以俗，可以純而不可以雜，曲則雅俗俱可，無所不容，意志極闊也。孫麟趾謂『牛鬼蛇神，詩中不忌，詞則大忌』，若在曲中，則大不忌。蓋曲因動機，方法，作用種種，都純任自然，故

不問局面，雅俗並包，而內容遂闊。詞則一切以雅爲歸，卽不啻以雅爲局面；借雅寫俗者有之，借俗寫雅者未聞。故曲係「自然化」，詞則「雅化」也。卽以題目而論：詞集中若有『春景』，『夏景』，『閨情』，『送別』等題，則鮮不爲後來作家笑者，意此類字面實淺俗不成題目也。必也，如南宋姜夔等於撰詞之外，並刻意撰題，字斟句酌，成一種清腴峭拔之小品文字者方合。若在曲，則滿眼所見者，不但『春景』，『閨情』等俱是題目，卽『王大姐浴房中吃打』，『長毛小狗』，『右手三指』，『大桌上睡覺』，『穿破靴』等，亦俱綴於調名之下爲題，毫不爲怪也。

第四，詞。僅宜於莊，而不宜於諧，曲則莊諧雜出，態度較活也。詞中最忌打油俳體，或纖巧輕滑。曲家之視俳體與非俳體，則初無軒輊；且俳體之格勢極多，製作不窮，幾占全部著述之半。所以致此者，蓋曲之初創，本屬一種遊戲文字，填實民間已傳之音調，茶餘酒後，以資笑樂

者耳，初非同於廟堂之樂章，亦無所謂風詩之比、興也。及關馬喬張之輩繼出，胡侍所謂皆終其身沉抑下僚，鬱鬱不得志者，激而憤世，放而玩世，乃利用此不關緊要之曲體，以供其喜笑怒罵，嘲譏戲謔，而俳體盛矣。詞之初興，亦同是一種遊戲小文，惟創導者之時會，承襲者之人材，有別於曲，遂終形成其端謹嚴密之體，就中情態之弛，至調笑爲已甚，若再進而嘲謔，則大非分矣。

魏伯子論南北曲性質之異，略謂南曲如抽絲，北曲如輪槍；南曲如南風，北曲如北風；南曲如酒，北曲如水；南曲自然者如美人淡妝素服，文士羽扇綸巾，北曲自然者如老僧世情物價，老農晴雨桑麻；南曲柳顫花搖，北曲水落石出；南曲如珠落玉盤，北曲如金戈鐵馬。諸語固深中南北曲之奧窔，若將南曲易爲詞，則亦異常貼切，夫然後詞曲間性質之別，乃益爲明著，而詞與南曲之關係，亦可以想見矣。

八 派別

求詞與曲共有之派別，則下列數種是也——

(一) 南與北。詞曲在源流上，如人物、地理、政治等，均有關係；若於派別，則地理一層，尤覺有關，即南北之分是也。曲之分別南北，音樂方面無論矣，即文字方面，亦復與音樂相應合，顯呈剛柔兩派。曲如此無論矣，即詞亦復如是。蓋詞以兩宋爲極盛，而兩宋之分，端在南北：一都汴梁，一都建康，風土不同，人情有異，發爲聲音，演成文字，亦隨之以殊。唐五代詞，雖不在此範圍以內，要其聲音之始，自胡樂變來；胡人北居，其文字之近於北派，亦不能掩耳。

(二) 約與放。前節性質之中已言之：詞主婉約，而曲主豪放，且又互易其所主者以爲輔，於是詞中亦不免有豪放，而曲中亦不免有婉約

也。詞中同一婉約，見於唐五代北宋小詞者，與見於兩宋慢詞者又不
同：蓋一則辭意兼約以爲深婉，一則敷辭託意以爲深婉也，豪放之在
曲，蓋有二義：一乃意境超脫，一乃遣辭馳騁，均是放也。詞中之有豪
放，詞境因以闊大，蘇軾辛棄疾作，多入詞之高境，而於詞之準則，深
厚含蓄，初無背餽。曲中婉約，比較爲然耳，祇見於所謂清麗一派中之
一部分，於曲之大體無甚關係，不若豪放之在詞者爲足重矣。

（三）華與質。前節性質中謂詞合用文言，曲合用白話，此處所謂華
與質之分，並非完全卽文言與白話之異，蓋文與話中，又各有華質之別
也。溫庭筠韋莊詞之華，文言也；李煜詞之質，亦文言也；張可久曲之
清疏雅俊，華也；喬吉曲之鎔鑄凡俗，亦華也。花間集之華，鏤金錯采
而已；樂府補題之華，則運典使事矣。西廂記之畫工，猶是生香活色
也，浣紗玉秧諸記之煊染，則濃鹽赤醬矣——華之不同，有如是者。黃

庭堅石孝友之引俚語入詞，終未覺其有是處；李清照之爲白話，間有『觸著』與『自然』之妙，而終不免淺露之嫌；若小說筆記之中，間有白描之作，則又多入曲境。旣入曲境，則無往而不可，祇見有不能質、不善質者，未見有傷於質者——質之不同，有如是者。

（四）律與文。以律爲重，以文就律者，一派也；以文爲重，以律就文者，又一派也。詞中蘇辛，當時人卽以爲其作多不合律，雖逞才情，於文爲盛，而究非當行。崑腔作後，沈璟專門倡律，繩墨極嚴；而湯顯祖則祇知有文字，筆意所到，寧可拗折天下人之嗓子。此其最著者也。夫『律』與『文』二者，卽詞曲之所以構成者也；於此致力有所輕重，則派別分矣。南與北者，卽律之派別也；約與放，華與質者，卽文之派別也。此處律與文之對峙，蓋又其根本上兩種不同之發達趨向耳。

總之：約者往往用華，而精細於律，此南派之大概也；放者往往用

質，而馳騁於文，此北派之大概也。倘吾人視詞曲皆爲長短句之合樂韻文。一個範圍中物，則何分於『詞』？何分於『曲』？亦不過南北之兩派而已。南人之曲，實近於詞，而北人之詞，實近於曲矣。

九 餘意

前人合詞曲兩事作通解者，鮮有其書。若以一人而兼究詞曲兩事，各有所表見者，則前有王世貞之詞評曲藻，繼有李漁之窺詞管見，與閑情偶寄，後有劉熙載藝概中之兼概詞曲。近人王國維宋元戲曲史出，始溝通詞曲之界，而加以一貫之敘論。王氏於戲曲以外，又兼有人間詞話錄曲餘談等作；姚華菰漪室曲話中亦有將詞曲合觀以後之所得；惜皆瑣屑陳詞，無都條理。故通解所在，前人無多發明，要學者親自體會於其間而自爲鈎稽其端緒也。

若詞曲分科，擇一而事，則最要或最易得而比較合用之書，各舉五種如下——

詞 花間集 後蜀趙崇祚選

宋詞三百首 近人朱祖謀選

詞律 清萬樹等編

詞林正韻 清戈載編

白雨齋詞話 清陳廷焯著

曲 太平樂府 元楊朝英選

元曲選 明臧懋循選

九宮大成譜 清周祥鉦等編

宋元戲曲史 近人王國維著

顧曲塵談 近人吳梅著

其他專門詞曲研究之重要書目，甚爲繁瑣，非此處所宜列。

研究詞曲，雖祇有合併研究與分別研究兩途可言，若實際從事詞曲之業，則其事業甚多。於文字有欣賞，批評，選錄，編纂，製作五事；於牌調有編纂，考證二事；於音譜有製譜，合樂，歌唱三事；於搬演有考證，演習二事。此中境界，亦正廣闊，前人每有窮畢身之力，未能盡其一端者，『小道』『末技』之見解，終是不知者之言耳。以言致用，詞則離開社會愈遠，僅供少數文人之陶寫而已；若曲因崑腔猶存，未盡絕響，而字句活潑，拍合語調，體製廣闊，無所拘限，猶能用前人之聲，洩今人之蘊，而動衆人之情，故在今後文藝上之地位，應不僅僅於欣賞舊篇，傳歌陳譜而已也，是在有志者之提倡與致力耳。

十 選例

菩薩蠻詞

唐溫庭筠

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顚雪。嬾起畫蛾眉，弄妝梳洗遲。照花前後鏡，花面交相映。新貼繡羅襦，雙雙金鷓鴣。水精簾裏玻璃枕，暖香惹夢鴛鴦錦。江上柳如烟，雁飛殘月天。藕絲秋色淺，人勝參差翦。雙鬢隔香紅，玉釵頭上風。

梧葉兒曲

元徐再思

芳草思南浦；行雲夢楚陽；流水恨瀟湘；花底春鶯燕；釵頭金鳳凰；被面繡鴛鴦——是幾等兒眠思夢想。

鴉鬢春雲輶；象梳秋月欹；鸞鏡曉妝遲；香漬青螺黛；盒開紅水犀；釵點紫玻璃——只等待風流畫眉。

按以上二詞二曲，可以明詞曲意境，一含情，一盡致，截然不同。

虞美人詞

南唐李煜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此首表示五代詞中有白描一體，與溫氏之作以精麗勝者，截然不同。但意境遠大，辭雖淺而含蓄愈甚，與溫氏一派，同爲詞中至境。

叨叨令曲

元鄧玉賓

一箇空皮囊包裹着千重氣，一箇乾骷髏頂帶着十分罪，爲兒女使盡了拖刀計，爲家私費盡了擔山力。您省的也麼哥？您省的也麼哥？這一箇長生道理何人會？

以上一詞一曲，略示詞曲用白話之限度。詞中白話，不過爲淺近之文言而已；真正白話，祇有曲中可用，且毫無限制也。

長相思詞

南唐李煜

雲一綯，玉一梭，淡淡衫兒薄薄羅，輕顰雙黛螺。秋風多，雨相和，簾外芭蕉三兩窠。夜長人奈何！

大德歌曲

元關漢卿

風飄飄，雨蕭蕭，便做陳搏也睡不着。懊惱傷懷抱，撲蔌蔌淚點兒拋。秋蟬兒噪罷寒蛩兒叫，淅零零細雨灑芭蕉。

以上一詞一曲，略表五代小詞，與元人小曲，有意境相似之處。兼得唐人七絕風度，與南宋詞之凝晦滯重者，迥不相侔也。

小重山詞

前蜀韋莊

一閉昭陽春又春，夜寒宮漏永，夢君恩。臥思陳事暗銷魂。羅衣濕，紅袂有啼痕。歌吹隔重閣。遶庭芳草綠，倚長門。萬般惆悵向誰論？凝情立，宮殿欲黃昏。

讀此首可見五代小詞，多用三五七言奇數字之句，配成全調，極盡抑揚頓挫，流利圓

轉，搖曳生動之妙，迥非南宋長調，多用偶數字之句，板滯凝重者可比也。平仄之諧和，叶韻之勻稱，情意之綿遠，思致之含蓄，此詞此調，已臻極處。

塞鴻秋

元貫雲石

戰。西。風。遙。天。幾。點。賓。鴻。至。感。起。我。南。朝。千。古。傷。心。事。展。花。箋。欲。寫。幾。句。知。心。事。空。教。我。停。霜。毫。半。晌。無。才。思。往。常。得。興。時。一。掃。無。瑕。玼。今。日。箇。病。懨。懨。剛。寫。下。兩。箇。相。思。字。

此調表示曲中所用襯字與排句之甚，然後文字方覺馳騁，方覺飽滿，方得極情盡致。

鷓鴣天詞

北宋晏幾道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顏。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蝶戀花詞

北宋歐陽修

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烟，簾幕無重數。玉勒雕鞍游冶處，樓高不見章臺路。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

以上二詞，表示北宋小詞神韻高處。意在流連光景，憂傷身世；辭多閑靜婉曲，明俊流利。

寄生草曲

元白 樸

長醉後方何礙，不醒時有甚思！糟醃兩箇『功名』字，醅渰千古興亡事，麴埋萬丈虹霓志。不達時皆笑屈原非，但知音盡說陶潛是。

撥不斷曲

元馬致遠

菊花開，正歸來，伴虎溪僧、鶴林友、龍山客，似杜工部、陶淵明、李太白，有洞庭柑、東陽酒、西湖蟹。哎！楚三閭休怪！

以上二曲，表示初元曲家之作。意在逐世逃情，曠放歡笑；辭多排奐馳騁，奇詭豪辣。

望海潮詞

北宋秦觀

梅英疏淡，冰漸溶洩，東風暗換年華。金谷俊游，銅駝巷陌，新晴細履平沙。長記誤隨車；正絮翻蝶舞，芳思交加；柳下桃蹊，亂分春色到人。家。西園夜飲鳴笳，有華燈礙月，飛蓋妨花。蘭苑未空，行人漸老，重來事事堪嗟。烟暝酒旗斜，但倚樓極目，時見棲鴉。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

瑞龍吟詞

北宋周邦彥

章臺路。還見褪粉梅梢，試花桃樹。愔愔坊陌人家，定巢燕子，歸來舊處。黯凝竚。因念箇人癡小，乍窺門戶。侵晨淺約宮黃，障風映袖，盈盈笑語。前度劉郎重到，訪鄰尋里，同時歌舞。惟有舊家秋娘，聲價如故。吟牋賦筆，猶記燕臺句。知誰伴、名園露飲，東城閒步。事與孤鴻去，探春盡是，傷離意緒。官柳低金縷，歸騎晚、纖纖池塘飛雨。斷腸

院。落。一。簾。風。絮。

以上二首，表示北宋慢詞至處。凡慢詞之形式精神，於此俱可概見。雖文法已甚鋪排，情景已多分敘，而條理明暢，意境圓融，祇覺其含蓄蘊藉，紆迴靜逸，非短調所能有，不傷拖沓敷衍，沉晦滯重也。

雙調夜行船秋思 曲

元馬致遠

百歲光陰一夢蝶，重回首往事堪嗟。昨日春來，今朝花謝，急罰盞夜闌燈滅。

（喬木查）秦宮漢闕，做衰草牛羊野。不恁漁樵無話說。縱荒墳橫斷碑，不辨龍蛇。

（慶宣和）投至狐蹤與兔穴，多少豪傑！鼎足三分半腰折，魏耶？晉耶？
（落梅風）天教富，不待奢，無多時好天良夜。看錢奴硬將心似鐵，空辜負錦堂風月。

（風入松）眼前紅日又西斜，疾似下坡車。晚來清鏡添白雪，上牀與鞋履相別。莫笑鳩巢計拙，葫蘆提一就裝呆。

（撥不斷）利名竭，是非絕。紅塵不向門前惹，綠樹偏宜屋角遮，青山正補牆頭缺，竹籬茅舍。

（離亭宴帶歇拍煞）蛩吟罷。一枕纔寧貼，雞鳴後萬事無休歇。算名利何年是徹？密匝匝蟻排兵，亂紛紛蜂釀蜜，鬧穰穰蠅爭血。裴公綠野堂，陶令白蓮社。愛秋來那些：和露摘黃花，帶霜烹紫蟹，煮酒燒紅葉。人生有限杯，幾箇登高節？囑付與頑童記者：便北海探吾來，道『東籬醉了也』。

以上示散曲套數之格式與文字，北曲聯套之法已失傳，現在惟有依照元人成法，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套數之文字，大抵鋪排敷衍者多，普通祇注意煞尾一調，略見精采。

馬氏此作，頗爲後人傳誦，按之確有條理，實套曲中不可多得之作，不僅以辭意豪邁勝

而已也。

念奴嬌

北宋蘇軾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崩雲，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閒，強虜灰飛煙滅，古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賀新郎別茂嘉十二弟

北宋辛棄疾

綠樹聽鶉鴂，更那堪鷓鴣聲住，杜鵑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坐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共我，醉明月？

以上二首，表示詞中豪放一派。詞本以婉約爲主，但似此情志深厚，大氣磅礴，排募生動之篇，有之適足以擴詞之境。若末流淺薄，面目失之叫囂惡札，見誹於人者，蘇辛原不負責也。

凭闌人曲

元張可久

屏外氤氳蘭麝飄，簾底惺忪鸚鵡嬌。暖香繡玉腰，小花金步搖。

紅繡鞋寧元帥席上曲

元張可久

鳴玉珮凌烟圖畫，樂雲村投老生涯。少年誰識故侯家？青蛇昏寶劍，團錦碎袍花，飛龍閑旆馬。

紅繡鞋春情曲

元任昱

暗朱箔雨寒風峭，試羅衣玉減香銷。落花時節怨良宵。銀臺燈影淡，繡枕淚痕交，團圓春夢少。

以上三首，表示曲中婉約一派。曲本以豪放爲主，似此參用詞法，於字句十分凝鍊，富

有靜的韻味者，雖楚楚動人，在曲中實爲變格，無甚重要。特如張氏爲元代散曲專家，以融和詞韻入曲，而自成騷雅見長，其合作於曲體並無傷損者，亦爲介於詞曲二者之間，所不可免亦復不可少之一派也。

滿江紅詞

北宋岳飛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擡。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
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
雪。臣。子。憾。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
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此乃詞中最爲悲壯沉雄之作，在蘇辛以外，別成格局。

聲聲慢詞

北宋李清照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
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最。傷。心。卻。是。舊。時。相。識。滿。地。

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者次第怎一箇愁字了得？

此詞乃北宋女詞人中特異之作。運用白話，而未反詞之體性，斯爲難得。

翠樓吟詞

南宋姜夔

淳熙丙午冬，武昌安遠樓成，與劉去非諸友落之，度曲見志。余去武昌十年，故人有泊舟鸚鵡洲者，聞小姬歌此詞。問之，頗能道其事。還吳，爲余言之。興懷昔游，且傷今之離索也。

月冷龍沙，塵清虎落，今年漢酺初賜。新翻胡部曲，聽氈幕元戎歌吹。層樓高峙，看檻曲縈紅，檐牙飛翠。人姝麗，粉香吹下，夜寒風細。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但芳草萋萋千里。天涯情味，仗酒祓清愁，花消英氣。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

此示南宋詞中姜氏之醇雅超逸一派。

鶯啼序 春晚感懷 詞

南宋吳文英

殘寒正欺病酒，掩沈香繡戶。燕來晚，飛入西城，似說春事遲暮。畫船載
清明過卻，晴煙冉冉吳宮樹。念羈情游蕩隨風，化爲輕絮。十載西
湖，傍柳繫馬，趁嬌塵軟霧。遡紅漸招入仙溪，錦兒偷寄幽素。倚銀屏
春寬夢窄，斷紅濕歌紈金縷。暝隄空，輕把斜陽，總還鷗鷺。幽蘭旋
老，杜若還生，水鄉尙寄旅。別後訪六橋無信，事往花萎，瘞玉埋香，
幾番風雨。長波妒。盼遙山羞黛，漁燈分影春江宿，記當時短楫桃耕
渡。青樓彷彿臨分，敗壁題詩，淚墨慘淡塵土。危亭望極，草色天
涯，歎鬢侵半苧。暗點檢離痕歡唾，尙染鮫綃，顰鳳迷歸，破鸞慵舞。
殷勤待寫，書中長恨，藍霞遼海沈過雁，漫相思彈入哀箏柱。傷心千里
江南，怨曲重招，斷魂在否？

此示序子一體，爲流傳之詞調中最長者，並示吳氏詞派，極深晦凝重之致。

齊天樂蟬詞

南宋王沂孫

一襟餘恨宮魂斷，年年翠陰庭樹。乍咽涼柯，還移暗葉，重把離愁深訴。西窗過雨，怪瑤珮流空，玉筍調柱。鏡暗妝殘，爲誰嬌鬢尙如許？銅仙鉛淚似洗，歎移盤去遠，難貯零露。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餘音更苦。甚獨抱清高，頓成淒楚。漫想薰風，柳絲千萬縷。

此示南宋末年王氏一派，好借咏物小題，暗抒憂時傷世之痛。詞中之用比興，此爲最著矣。而沉思之細，措詞之精，此作尤爲罕有。

水仙子曲

元喬吉

眼前花怎得接連枝？眉上鎖新教配鑰匙。描筆兒鈎銷了傷春事，悶葫蘆咬斷線兒。錦鴛鴦別對了箇雄雌；野蜂兒難尋覓；蠍虎兒甘害死；蠶蛹兒別罷了相思。

此示元曲於豪放之外，有清麗一派，張可久是其正宗，而喬氏以奇俊爲清麗，尤爲當

行，亦最難學。

一半兒春繡 曲

元查德卿

綠窗時有睡絨粘，銀甲頻將綵線撻。繡到鳳凰心自嫌，按春纖，一半兒端相一半兒掩。

此示清麗一派中，又有細膩精緻一種。

醉中天大蝴蝶 曲

元王和卿

掙破莊周夢，兩翅駕東風，三百處名園一採一箇空。難道風流孽種，諕殺尋芳蜜蜂！輕輕的飛動，把賣花人擲過橋東。

此示元人小曲中多俳體。好拈詠物諧謔小題，以資遊戲，而工巧絕倫，後所不及。

醉太平歸隱 曲

元汪元亨

辭龍樓鳳闕，納象簡烏靴。棟梁材取次盡摧折，況竹頭木屑！結知心朋友著疼熱；遇忘懷詩酒追歡悅；見傷情光景放癡呆，老先生醉也！

此示元曲中爲草堂、楚江兩體者極多，元人意趣，元曲背景，俱於此可見。

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省簡（紅娘唱）曲

元王實甫

（中呂粉蝶兒）風靜簾閑，透紗窗麝蘭香散，啓朱扉搖響雙環。絳臺高、金荷小、銀釭猶燦。將暖帳輕彈，先揭起這繡紅羅軟簾偷看。

（醉春風）只見他釵蟬玉斜橫，髻偏雲亂挽，日高猶自不明眸，暢好是懶！懶！半晌擡身，幾回轉側，一聲長歎。

（普天樂）曉妝殘，烏雲蟬；輕勻了粉臉，亂挽起雲鬟。將簡帖兒拈，把妝盒兒按，開拆封皮孜孜看，顛來倒去，不害心煩。了也！決撒厭的挖皺了黛眉，忽的低垂了粉頸，氲的改變了朱顏。（爲驚云）東西那里來的小？賤人是！

國家的小姐，誰敢將這簡帖兒來戲弄我！我幾曾慣看這等東西！告過夫人，打下你箇小賤人！下截來！

（快活三）分明是你過犯，沒來由把我摧殘。使別人顛倒惡心煩。你不慣誰曾慣！

（朝天子）張生近間，面顏，瘦得來實難看。不思量茶飯，怕見動彈。

曉夜將佳期盼，廢寢忘餐。黃昏清旦，望東牆淹淚眼，病患，要安，只。

除是出幾點風流汗。（鶯鶯云）看他有何面目紅娘夫，不看。雖然我時，我將與老夫兄，

之情云）你哄着誰哩？紅娘把，這個缺鬼弄的哩，死若八活，知啊，要，甚麼模樣！（紅

（四邊靜）怕人家調犯，若早晚夫人見些破綻，你我何安？問甚麼他遭危難，咱只攔斷得上竿，掇了梯兒看。

（脫布衫）小孩兒家口沒遮欄，一迷的將言語摧殘。把似你使性子，休思量秀才，做多少好人家風範。

（小梁州）他爲你夢裏成雙覺後單，廢寢忘餐。羅衣不耐五更寒，愁無限，寂寞淚闌干。

（么篇）似等辰勾，空把佳期盼。我將這角門兒世不曾牢拴，只願你做夫妻無危難。我向這筵席頭上整扮，做一箇縫了口的撮合山。

（石榴花）當日個晚妝樓上杏花殘，猶自怯衣單。那一片聽琴心清露月明間，昨日箇向晚，不怕春寒，幾乎險被先生饌。那其間，豈不胡顏！爲一箇不酸不醋風魔漢，隔牆兒險化做了望夫山。

（鬪鶻鶻）你待用心兒撥雨撩雲，我是好意兒傳書寄簡。不肯搜自己狂爲，只管來覓別人破綻。受艾焙權時忍這番，暢好是奸！對人前巧語花言，背地裏愁眉淚眼。與張以下紅娘爲鶻鶻復簡

（上小樓）這的是先生命慳，須不怪紅娘違慢。那簡帖兒倒做了你的招狀，他的勾頭，我的公案。若不是覷面顏，厮顧盼，擔饒輕慢，爭些兒把你娘拖犯。

（么篇）從今後相會少，見面難，月暗西廂，鳳去秦樓，雲歛巫山。你也越，我也越，請先生休訕，早尋個酒闌人散。求以下因張生懇

（滿庭芳）你休要呆裏撒奸，你待要恩情美滿，卻教我皮肉摧殘。老夫

人。手。執。著。檀。棍。兒。摩。挲。看。粗。麻。線。怎。透。過。針。關。？待。教。我。拄。著。拐。幫。閑。鑽。懶。

縫。合。脣。送。暖。偷。寒。兒待去。入。小。姐。性。消。息。兒。踏。著。犯。啊待。不。去。禁。不。得。你。甜。話。

兒。熱。趲。好。著。我。兩。下。裏。做。人。難！（以下張生告紅廂，驚開內實已以詩相約。詩云：待月西廂下，驚開內實已以詩相約。隔牆。

花影動，疑是玉人來。」）

（耍孩兒）幾。曾。見。寄。書。的。顛。倒。瞞。著。魚。雁。小。則。小。心。腸。兒。轉。關。寫。著。道。西。

廂。待。月。等。更。闌。著。你。跳。東。牆。女。字。邊。干。原。來。那。詩。句。兒。裏。包。籠。著。三。更。棗。

簡。帖。兒。裏。埋。伏。著。九。里。山。你。著。緊。處。將。人。慢。你。只。待。會。雲。雨。鬧。中。取。靜。卻。

教。我。寄。音。書。忙。裏。偷。閑。

（四煞）紙。光。明。玉。版。字。香。噴。麝。蘭。行。兒。邊。湮。透。非。春。汗。正。是。：『一。絨。

熱。淚。紅。猶。濕。滿。紙。春。愁。墨。未。乾。』從。今。後。休。疑。難。放。心。波。玉。堂。學。士。穩。

情。取。金。雀。鷗。鬟。

（三煞）他。人。行。別。樣。親。俺。根。前。取。次。看。更。做。道。孟。光。接。了。梁。鴻。案。別。人。

行。甜。言。媚。你。三。冬。暖。我。根。前。惡。語。傷。人。六。月。寒。我。爲。頭。兒。看。看。你。箇。離。魂。倩。女。怎。發。付。擲。果。潘。安。

（二煞）隔花牆又低，迎風戶半拴，偷香手段今番按。怕牆高怎把龍門跳，嫌花密難將仙桂攀。放心去，休辭憚。你若不去啊，他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損了淡淡春山。

（尾）你雖是去了兩遭，我敢道不如這番。你那隔牆酬和都胡侃，證果的只是今番這一簡。

以上示劇曲大概，因限於篇幅，科白不能備舉。讀者但看其寫一局外人之談吐，而兼顧生旦兩面。孰詐孰真，孰喜孰懼；冷嘲熱諷，雜遝而來；抉破人情，委曲如畫。益以新辭詭喻，絡繹不絕；機趣翻瀾，韻致濃郁，非散詞散曲所能辦矣。

商務印書館出版

度曲須知

四冊 定價八角

此爲本書最初刊本，敝館影印行世，公諸同好，海內騷人得此以爲審音、顧曲之助，庶幾考訂古律，不至消亡。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定價六角

戲曲爲社會之寫真，惜少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考鏡，是書爲王國維先生所輯，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所論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顧曲塵談

二冊 定價六角

吳梅編 是書論南北詞曲之分別，按宮配調之規矩，平仄陰陽之差異等，極爲詳明，足資研究崑曲者入門之助。

螭廬曲談

二冊 定價二元

王季烈著 全書分度曲、作曲、譜曲、餘論四卷，著者博覽諸家論曲之書，於詞曲變遷宮調沿革及旋宮之理，有所通會，既編集成曲譜一種，復輯此書，附入曲譜中，今重加修訂，別印單行，習曲徑途，略具於此。

叢集曲散

楊升庵夫婦散曲

六開版本 毛邊紙印 一册定價四角

任中敏編

明楊升庵陶情樂府，早已流
贈人口，其夫人所作散曲，意

境亦能解放，不爲向來禮教所囿，在昔日女子
文學中尤爲罕見。夫婦原各有散曲專集，惟篇
章多彼此複見。此書合而刊之，重爲編次，計陶
情樂府四卷，拾遺一卷，楊夫人曲三卷。詞無複
篇，章無佚調，既嚴體別，復附校文，迥非舊觀矣。
夫婦唱隨之作合刊一編者，在我國出版界中
向未有過，此書當屬創見。

商務印書館出版

(牛)—461

文(散曲)

11—8—19

國立中央大學叢書之一

商務印書館出版

吳梅選輯

曲選

一册 定價一元八角

此選上自琵琶，下至桃溪雪，
採擇明清兩代曲中精華，爲
瞿安先生手訂之本。每種各
系跋語，尤足爲掣討之助。凡
選傳奇三十二種，計一百九
十四折，可與奢摩他室曲叢
並閱焉。

叢書一乙(牛)—804

文(曲選)

30—1--20

詞曲通義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二月初版

每冊定價大洋叁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纂者 任中敏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寶山路五〇一號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GENERAL MEANING OF POETRY AND SONGS

By JEN CHUNG MIN

Published by Y. W. WONG

1st ed., Feb., 1931

Price: \$0.3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5.1
5